

寻味故乡“小炒肉”

□ 李廷华

在乌蒙山麓的盘州大地,“小炒肉”的烟火味正飘散在街头巷尾。

我第一次吃“小炒肉”,是几年前在老家赶乡场,也是从这时起,“小炒肉”这个词汇进入了我的生活词典。朋友说这里的“小炒肉”炒得好,于是从街上的猪肉摊称了两斤肥瘦相间的肉,然后交给路边搭帐篷摆摊炒肉的老板。老板是位中年男子,戴着白色帽子,系着蓝色围裙,满面的油光,看来他已炒过不少的肉。老板接过我们刚买来的猪肉,只见菜刀在砧板上划拉几下,肉切好了。旁边有一口砖头垒砌的简易灶,干柴的火焰扑哧扑哧伸着舌头,灶火上的油锅滋滋冒着油,老板将切好的肉放进锅里,只见肉粒在油锅里弹跳,一阵小炒后,撒一把辣椒,掺一小勺酱油,放一小撮盐,一道“小炒肉”就出锅了。

老板将肉端上桌时,腾腾的热气钻进鼻孔,辣椒的红,蒜苗的绿,搭上油噜噜的肉,一盘肉の色香味勾起了我的食欲。我从餐盒里取出一双筷子,狠狠尝了一口,肉嫩,味醇,交融辣香和蒜香。几滴油从嘴角溢出来,我擦了擦嘴。老板又上了一道素菜和一个蘸水,菜就齐了。在街上吃“小炒肉”,菜肴就这么简单。如果吃饭人多的话,还可以再搭上一份炒腰花、炒肥肠、炒粉肠,菜就会丰富一点。老板不时和我们搭话,他说:“炒小炒肉,一定得火旺油冒,一口气让它出锅。”我知道,这应该就是炒菜要把握的火候。老板又说:“火势不旺不行,时间多炒两分钟,肉炒得太老就不香了。”我又盛了一碗饭,将“小炒肉”碗底的辣椒和油拌入饭里。身旁的朋友用纸巾擦擦脸上的汗珠,嘴里嘀咕着,过瘾过瘾……

后来,想吃“小炒肉”,便邀约二三好友去赶乡场。“小炒肉”的小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但凡赶乡场的时间,都能找到吃“小炒肉”的地方。看来,一道菜需要获得新的命名,才能焕发生机。

有一次我去菜场闲逛,在猪肉摊一侧的角落,发现了一家“小炒肉”。我惊讶,“小炒肉”向城里进军了。此时恰好又遇到一位在菜场做小生意的朋友,反正已到饭点,干脆留下来“搓”一顿再走。老板炒菜时告诉我,还好你们来得早,如果十二点来几乎没有位置了,中午来得晚的人排队要排到一点钟。现场我看到,菜场炒“小炒肉”用的是液化气炉,更方便快捷;乡下炒“小炒肉”用的则是柴火,更有烟火味。或许这是它们不同的地方。菜上桌后,我尝了一口,顿觉得鲜香的味道不亚于乡场上“小炒肉”。询问得知,老板炒“小炒肉”已十几年了,拿锅铲的手掌都磨了一层老茧,前几年他一直在乡下炒,城里人经常去光顾,两年前,干脆把店开到城里。去吃“小炒肉”,要自己称肉,老板只收点加工费和饭钱。

“小炒肉”便宜,但老板们的厨艺却很棒。便宜是有原因的,刚经营“小炒肉”时,老板们针对的吃饭人群就是去赶集的小商小贩和乡下赶场的人们,这部分人收入低,所以价格定得很是亲民。“小炒肉”越炒越火,越吃越爆,从乡下炒进城里,它的“出圈”离不开这些“小人物”捧场。

烟火气越重的地方,“小炒肉”就越地道。如果想吃“小炒肉”,千万别去那些酒楼、餐厅,越高档的地方,猪肉有些是放在冰箱里的冻制品,炒出来的肉软绵绵的,像嚼木渣一样。“小炒肉”得现割肉现去炒,肉新鲜,味道才正宗。

说到正宗,但凡我吃过“小炒肉”的地方,他们的招牌都会打出某某正宗“小炒肉”的牌子。我心想,到底哪家最“正宗”呢?一位炒肉的老板嘿嘿一笑,他说,只要是卖良心肉,炒良心肉,不放添加剂、增色剂和香精,就是正宗的。原来,一位有良心的老板,他们对正宗“小炒肉”的定义有着自己的一杆秤。

上班休息的间隙,我们聊起了“小炒肉”。眼看又要十二点了,一起上班的同事召唤:走!我请客,菜场吃“小炒肉”去……

■ 李廷华,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散文诗世界》《南风》《贵州作家》等。



八步紫茶

□ 胡云学

漠县、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之间变更,几经折腾,延续百余年的八步猪场就此渐渐冷清,古驿道荒芜了。可八步村人还是年年延续种茶、炒茶、喝茶的习俗。

过去,八步茶卖不上价,古树茶青一公斤才十几块钱。年轻人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爬树去采那些“不值钱的叶子”。八步村党支部书记发说,我们村的茶树在山里自生自长,没人管它。

2017年,八步紫茶等来了机会。那一年,八步紫茶参加贵州省秋季斗茶大赛,用蛇皮口袋装着茶叶到了现场,外观不起眼,差点被直接淘汰。

开汤那一刻,茶香浓郁,袅袅散开。评委们不觉围了过来,闻香、看汤、细品。八步紫茶,就这样夺得了古树茶类第一名。

后来,“王母紫鹃”又在一次全国斗茶大赛

上拿了古树茶类茶王。望漠有了“中国紫茶之乡”的称号。八步茶也获批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自此,八步茶走出深闺,渐渐为世人所知。茶青从每公斤十多元涨到几十元,好的能达上百元。茶价随名气涨了,村里人的日子,也像春茶抽芽一样,一天天舒展开来。

贵州大学的人来村里,给古树茶一棵棵挂牌。镇里有了茶业公司、合作社统一收茶,茶农只管把茶种好、采好。八步村也建起茶叶加工厂,茶农早上采,中午交,当天就能拿到钱。

如今,村里一千多亩紫茶顺着山势铺开,一年下来,能换来两千多万元的收成。几千户人家,守着茶山,靠一缕茶香过日子。

逢年过节,家家户户自发到古紫茶树前祭拜,焚香敬茶,求个风调雨顺,茶芽发得好。

村里保留着传统的古老制茶工艺,茶青采

母亲的香椿园

□ 田勇军

在我老屋后山有一片属于我母亲的香椿园,园内有五十余棵威武挺拔的香椿树。每到春季,一朵朵娇嫩欲滴的新芽便一个劲儿往外冒,把园圃装点得绚烂多姿。

我母亲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婚嫁在农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种庄稼、喂生猪、养家禽、烧茶做饭、洗缝补浆,家务农活,她样样精通。

母亲热爱土地,也懂土地。她对土地的了解,几乎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自家的土地有着什么样的习性,一垄一畦,她都了如指掌,甚至可以根据土壤的颜色、土层的深浅和土质黏松程度准确地判断出土地的肥瘦情况。她知道什么样的土质适合栽种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知道哪种类型的土壤适合种植烟草、棉麻、果蔬等经济作物。母亲照料土地,细心周到,无论是麦地不田,还是瓜圃菜园,都被她打理得生机勃勃,葱茏茂盛。

在母亲的心里,土地是有生命、有灵性的,是知冷暖、懂人心的。她时常会从土地里耕植出几句朴实而又富有哲理的话来教导我。她常说:“土地是有脾性的,你对它的好与坏,它心里面亮堂着呢!你善待它,爱护它,它就会亲近你,给你回报;你虐待它,糟践它,它就会以不同方式抗拒你,疏远你。”她还经常对我说:“土地是最诚实的,是最不会说谎的,你付出多少,就会收获多少。”小时候,我对母亲说的话总是似懂非懂,然而母亲这些话,仿若一颗颗充满生命力的种子,深深地播种在我的心田,慢慢地生根、发芽,直至长成参天大树,然后又开花、结果,酝酿成生命里的甘露,时时刻刻滋养着我的心灵。可以说,现在我待人接物的态度、为人处世的风格以及对土地无比亲近的情感,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我母亲的启示和影响。

香椿园原本是邻家的一块菜园子,因邻近村舍,时常成为家离游览观光的“乐园”,土质又多有板结,于是被弃置不用,久而久之便成了一块荒园。我母亲却觉得是一块宝地,便以两担大米和一篮鸡蛋的代价从邻居手里换取了过来。

冬闲时节,母亲将荒园里的杂草、杂物清理干净,然后和父亲拿起农具,一镐一镐、一锄一锄地翻挖。翻耕完毕,母亲又从家里挑来牛粪、草木灰,一层层地铺撒在园子里。父亲则架起黄牛,将牛粪、草木灰一翻一翻耕入土壤,作为底肥。几天后,母亲又从山野林间刨来一筐筐腐叶土,一股劲儿往园子里撒散。母亲

说:“草木灰,枯草败叶,牛粪羊粪,雨雪春水都是土地的好朋友,它们最懂土地的心。”

第二年开春,母亲扬起牛鞭,再一次深耕细耙,把园子里的土壤耕耙得蓬蓬松松、细细碎碎、平平整整,也将经过冬雪浸润的腐叶土耕耙成养分,滋养着土地,改善着土质。

惊蛰春分,气温回升,母亲从娘家挖来一株株鲜活的香椿树苗,移栽到园子里。为防止家禽家畜侵扰,母亲从后山砍来手臂粗细的竹子,一捆一捆整整齐齐堆放在园边地头,编织成篱笆,围在园子的四周,并沿着篱笆外围栽上金刚藤、刺酸梨子等花木藤条,在篱笆的内侧栽植一圈桃树、梨树、李子树等果树。篱笆上设有一扇小扣竹扉,简单而雅致。傍晚时分,夕阳如画,晚霞铺地,归鸟入林,村庄炊烟袅袅,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一点“云掩竹扉,鸟带啼晖”的妙境。

在我的记忆中,每到三四月份,春和景明的时节,香椿园便一派生机盎然。桃花、梨花、李子花竞相绽放,白的、红的、粉的相互映衬。园内园外,馨香四溢,鸟鸣啾啾,蜂蝶嗡嗡。一朵朵香椿新芽也不甘示弱,铆足了劲儿,噌噌噌地长满枝头,水灵灵的,肥嫩嫩的,紫红紫红的,红紫红紫的,像娇艳的花朵,像跳动的火焰,馨香了岁月,灿烂了日子。

母亲掰香椿芽有着自己的门道儿,她总是选择在风和日丽的清晨进行。母亲曾告诉我:“第一缕阳光铺洒大地的时候,香椿芽还带着粒粒露珠儿,最是干净润泽、鲜嫩馨香,也最具生命活力。此时采摘香椿芽,味道鲜美,香椿树愈合伤口也快,有利于香椿芽再生。”采摘香椿,不是简单的事儿,要把握好最佳时机,过早过晚采摘都不行。采摘早了,叶片儿还未成熟,口感不佳,会带点青涩的味道;采摘晚了,叶片儿又老化了,失去了鲜嫩的口感和独特的香气。母亲采摘香椿芽的时候,总会迎着晨曦,细心地观察,精心地挑选,寻找那些长势旺盛的香椿树,轻轻地摘下那些叶儿刚刚舒展开来,色泽鲜亮的嫩芽,再轻轻地放入竹篮,像呵护初生的婴儿,生怕被碰着、磕着。

第二二茬香椿芽,最为肥嫩鲜美、清香可口,可以卖一个好价钱。第二茬过后,口感便有所下降,价格也相对低廉不少。春暖花开,布谷声声,母亲采来香椿芽,仔仔细细除杂、清洗,再用稻草一扎一扎地捆好,整整齐齐码到箩筐里,一担一担

挑到集市上售卖。或换些味精、食盐、香皂、洗衣粉等生活用品,或给我们换些铅笔、墨水、蜡笔、作业本之类学习用品,有时还会给我们买些小人书回来阅读。小学期间,我就零零碎碎地啃了《大闹天宫》《秦琼卖马》《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等一系列小人书,像草船借箭、火烧赤壁、倒拔杨柳、杨七郎打擂等精彩故事,我便是从小人书中了解到的。母亲只小学毕业,不识几个字,却深深懂得教育对子女的重要性,知道知识对命运的意义。母亲时常对我和姐姐说:“我们世世辈辈都在地里刨生活,日晒雨淋,挺辛苦的你,你姐弟俩要好好念书,考上大学,将来过上好日子。”可以说,我和姐姐能进学堂,安安心心接受教育,走出重重叠叠的大山,母亲和香椿园起了很大作用。

香椿芽长势很快,摘完一茬不几天,另一茬新芽又冒出了枝头。母亲采摘来香椿芽,大部分都拿去卖了换钱,贴补家用,而剩下的香椿芽,则被她变着花样做成美味佳肴。清香的香椿拌豆腐,醇厚的香椿土豆泥,香辣可口的香椿炒鸡肫……每一道菜都让人回味无穷。除此之外,母亲还将香椿芽腌制成咸菜,或晒制成香椿干菜,以备不时之需。在农忙时节,或雨来荒的日子,母亲便取将出来,洗净、切碎,哧啦啦地放入油锅,清香四溢。

香椿园是母亲经营家庭的希望园,是我心灵的栖息地,也是我永远怀念的乐园。这里洒满了我童年的记忆和成长的足迹。春天,闻婉转鸟鸣,追翩翩彩蝶;夏日,听知了声声,赏晚霞铺地;秋天,椿铃子摇曳生姿,沙沙成韵;冬日,踏着厚厚积雪,格外有趣。在这里,我学会了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感受四季的变迁,体会生命的律动,领悟生活的真谛。

“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我离开家乡已有十五个年头了。我快乐的童年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去不返,母亲满头的青丝也被岁月染成了银发。每当布谷催耕,香椿新芽跃上枝头的时候,我便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故乡,想起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事一情,想起母亲的香椿园。

■ 田勇军,遵义市诗词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贵州法制报》《贵州日报》等。

观马岭河峡谷

(组诗)

□ 罗迦玮

峡谷之伤

是闪电劈开的口子
或是地球
在震动中撕裂的伤口
一直在时空的悠长中
以河水的滔滔不绝
吟诵着生命的顽强
和生命的来之不易
在我满目的沧桑中
这滔滔不绝的河水
如同血泪的交织
和漫长的控诉
在灾难的不可遗忘中
乳汁一般
滋养着万物的生长
一道不曾愈合
已无需再愈合的伤口
正以天坑地缝的奇观
让我在恍然间
走出了好了伤疤
便忘了
疼痛的麻木和迷茫
面对着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我不由得惊叹
已是生命的顽强
在自然灾害的抗争中
突显成世上
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飞流直下

是水的无路可退
才有了
悬崖边上的纵身一跃
有了生命的慷慨
和无畏
在浪花溅起的泪雨中
有了彩虹的闪现
让人想象不到
一场震撼人心的轰响
竟是水的绵柔
和持之以恒的作为
可以滴水穿石

可以将水的无形化作
白练的腾空和垂临
一路向下的奔涌
是生命的滋养
成了坚定不移的信仰
在跌宕中
汇聚着磅礴的力量
以坦荡的无私融入了
大海的宽广和无边

岩壁如梯

是风雨洗下的尘埃
和沉寂的过往
在岁月风雨中的钙化
贴在陡峭的石壁上
堆出了一幅幅立体的画像
引来了人们的好奇
和猜想的不断涌现
有人说
像牛肝像马肺像鱼鳞
默默地刻记着
生命的存在和不灭
也有人说
像婆婆的树冠
要褪去
曾有的伤痛和不幸
而在我
凝视许久许久的眼里
却更像一幅
攀越而上的云梯
要把一种愿望从谷底
送上高高的蓝天
让困顿的身心有了
放飞的机遇和振奋

■ 罗迦玮,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十月》《星星》《脊梁》《诗选刊》等。